

湖濱補讀廬叢刻

朝壻

湖濱補讀廬林叢刻之三

代
言
錄

郭宗熙署端



湖濱補讀廬叢刻之三

杭縣鍾廣生孫盒

代言錄目錄

張述侯父母生日序

桂太母邢太夫人墓表代王

晉脚師

袁行南中丞母八十壽序代劉文龍太守

袁行南中丞母八十壽序代陸軍 陳堯齋先生

六十壽序

代袁行南中丞

阮公槐觀察生日詩序

重修懷甯縣志序

天津修建安徽義園記

周

玉山尚書八十詩序代陳堯齋方伯

周玉山尚書

八十壽序代李仲軒制府

段芝泉上將五十壽序

代金蔭徐參議員

吉林清理田賦書序

朱雪軒

印存序代榮叔章廳長

治磐紀略序代鮑霆九督

軍 張今頗將軍八十壽序 代孫贊堯督軍 興威

將軍吳公祠堂碑記 代王廷五軍長

八十壽序 分奉 神佛 恩艾泉土 孫五十壽序

五山壽序 八十壽序 分與 庚庚 王山 壽

聖壽壽壽壽壽壽 天朝 對 聖安 贈 壽 壽

六十壽序 分 東 壽 中 丞 壽 公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升言 終日 終

四節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林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壽

孫盦文外集

杭縣鍾廣生孫盦

代言錄

余五十歲以前橐筆四方爲人傭書給食凡代撰酬
應文字多不願存藁作竟輒棄去不復省錄其稍稍
當意者則間存什一而已然其中亦有不當作傭書
觀者如吾師新城先生嘗有所屬余則潛思力索唯
恐疵瑕不稱師意又懷甯陳堯齋方伯夙愛重余文
自新疆還居津門猶時時以文字見委余亦刻意爲
之以報一日之知長白榮公余所兄事也習交既久
故能佯聲揣色壹如其意所欲言是皆與傭書自鬻
者旨趣不同其文詞之美惡故自有間孔子曰辭達

而矣已夫達人之意視自達己意者爲難而其達之也適如其人之分量以俱出則尤難故代人之文罕有佳作茲編所錄爲余幕遊二十年來覆瓿之僅存者然師友之所屬亦多在於是故不曰傭書而以代言二字櫟括之以明非衡值受傭之比特代言之體辭氣究若不侔自宜區爲外集以資別白云遜盦識

張述侯父母生日序

代新城師作

辛亥

甲午河隄回亂蠱起所在獶噪豨突醜合黨聚秦州當東南之衝州之東鄉曰張家川回眾數萬戶潛通河狄依山陸梁伏險狙伺謀相嘯應苟應則橫潰四裂獷狺漂湯不可燔遏秦鞏之間掃地千里將爲大羊窟宅之

區維時張侯凱臣先生實爲三岔州判三岔據州之西南偏屏蔽悍寇官輕而城陋烽火之警民一夕數驚先生旣躬嬰難危不難不竦首立團保完積聚募鄉民之健者簡練而申儆之結以威信更次守望堅壁深壘旣繕旣飭益廣置邏騎繫賊偵謀馘之藁街以摧寇之牙角然後齷其魁桀懣掩繫縻回人感歆罔有反側以彈丸黑子之地搢拄東南全局屹若金墉蓋先生之力居多翌歲乙未樹柵受兩湖制府檄筦解軍械於蘭州以濟西師之急初度隴坻卽藉藉耳先生名竊心折其爲人思得一仰丰采而未有間也越十有一載丙午樹柵奉天子命來藩西域始獲識先生之長君述侯太守因

間從述侯求先生守秦之功更旁及他政之美者而先生亦已請老歸田偕其令妻穉子徜徉於終南華嶽山水間矣今年辛亥春三月爲先生七十晉三壽辰淑配趙夫人且七秩晉七康疆耄耄並受緜祉而述侯適縮符首郡秉導義方宏爲碩施於是同官咸鞠醴稱祝以揚述侯之家慶而勺樹枌爲之文余維古之君子特立獨行苟膺一命以上皆可建樹功德而大有造於生民故其進也有可藉手以扞一方之難者雖在末吏安之可也及其功成名遂浩然歸志則又引古人懸車之義奉身而退而非以爲名高今之君子則不然以仕爲學以宦爲家無功德於斯民而蹠然以卑官薄祿爲可恥

其役役名利如夜行之秉燭垂老而不能休此豈可葆
性全生躋於仁壽之域者邪若夫先生旣已功被秦民
其出處之大節實有合於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篤行之
而不惑而趙夫人貞耆懿德又能將順其美以勤施於
家偕老之慶所從來者遠矣先生之居陝也以述侯服
官邊徼乃就養於次君晉侯大散關主簿署中其季君
蔭侯亦隨宦關中博升斗以供菽水先生撰杖餘閒則
課孫讀書以爲樂庸行奇福萃於一門或之稱先生者
多以其佐涇州時振卹饑民存活至數萬眾爲長者隱
德之報然余以謂不若先生守秦之功繫屬於關隴安
危者爲尤大故表而著之以永秦人之慕思且以爲從

政者勗焉

王晉卿師評曰真力彌
滿與昌黎驂斬而馳

桂大母邢太夫人墓表

代新城師作

辛未

光緒丁未樹柵布政新疆得賢吏曰桂君香書君爲江
甯士族髫年孤露數羸疾瀕死而甦者再賴繼祖母邢
太夫人之顧復俾桂氏宗祧獲一綫之延而其生平遭
際之艱持家之苦守節之堅蓄量之宏皆極人世所難
能君每語及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入民國後君數至
京師必詣余余亦時存問太夫人起居今忽忽又二十
年再見君於瀋陽則言太夫人已棄養乞爲表墓之文
余知君家世稔其奚忍辭君之言曰太夫人之歸我先

大父古香公以爲副室也事在寇亂流離之中太夫人
系出嘉興邢氏父庭儀公甘肅河州牧母夫人鄭氏以
咸豐回亂甯夏失陷率婦孺環坐廳事仰藥俱殉時太
夫人方八九齡有周僕者入撫之息微屬摳而吐之負
奔庭儀公所已而亂益亟公偕走榆林識先大父於馮
子材軍幕中奇其才欲妻之先大父前娶方太君殉粵
難繼娶胡太君室有所屬堅辭不可公益鑒其誠願降
居媵列遜避再三強委禽焉以同治丁卯來歸尋偕還
金陵與胡太君同居相愛若姊姒胡太君逾厚太夫人
則執禮逾恭此常人所難爲我世世子孫當誌之弗忘
者也君又繼言曰吾家先伯考爲方太君出先考及先

姑則出自胡太君自先大父再出佐忠介公金順於伊
犁歷府道擢簡甘藩未赴行次肅州以監理西征報銷
積勞遽歿太夫人痛遭家之不造夙夜競競助胡太君
理內政惟謹所以鞠養不肖孫者恩義尤厚不肖生五
年先妣林宜人見背六歲胡太君下世又遭伯妣金宜
人之喪八歲而先考暨伯考先後不祿逾年先姑亦亡
五六年中迭擣大故太夫人子身搯持門以內祖孫二
人相依爲命每夜焚香籲天泣而訓之曰桂氏一門惟
吾與汝冀汝聰強成立保此宗祀天其佑之傷哉斯言
後之子孫其忍聞耶不肖曩官西陲遠道迎養曾不獲
報慈恩於萬一矧於今日奔走四方靡所甯止太夫人

重泉之下其能瞑目也耶君之言如此余觀太夫人之所爲則士大夫以身許人之義也當寇亂時用父之命至屈其身而不惜旣已委身事之矣則託孤寄命死生以之而無所於悔彼事人而懷貳心者何如哉且孝慈天性也性之至者通於神明太夫人嘗爲君禱疾於幕府山夜半登仙台龍池往來十八里有羣獒衛之行若引導然乃捧池水一盂歸飲之良愈居人以爲神旣而太夫人病痢幾殆君刲股進之是夕有白鬚人道冠笻竹立榻前語曰若無恐瘥矣杖而出求之已杳室中人皆見之咸以爲孝慈所格云太夫人生於道光庚戌卒於民國十年辛酉享壽七十有二先是古香公諱芬以

軍功起家官至甘肅布政使追贈內閣學士生二子掄
元捷元捷元生瑞麟卽香書君也以長孫襲廕知縣用
瑞麟生崑生自胡太君之卒君伯考掄元請以繼母之
禮禮事太夫人太夫人固遜謝逮君學成始謁告所親
而立之民國八年己未壽七十同鄉京朝官以守節撫
孤請褒揚弗許曰爾祖爲清臣吾義不可受請觴又弗
許曰民不穀矣何以慶爲乃移資振滄州鹽山慶雲南
皮四縣裨災彼其識量非有大過人者而能卓卓如是
乎嗚虜晉荀息有言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又釋
之曰送往事居知無不爲忠貞之義也太夫人雖畢生
蹇遇然所以處桂氏而報以忠貞者其志爲已達矣余

故重君之請揭其大節樹之新阡後之覽者庶憑式焉

王晉卿師曰承代撰墓表極慘淡經營之妙文中綫索一絲不亂讀之尤惻然動人

袁行南中丞母入秩壽序 代劉文龍太守 辛亥

今上建極之二年冬十月渦陽中丞奉朝命巡撫新疆

文龍誦其疏稿至天山萬里絕裾請行二語作而歎曰

大哉言乎有古大臣風者矣嘗讀孝經一篇言卿大夫

之孝者則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曲禮亦以出不易

方爲臣子之疏節蓋君子之用心宜有大於是者故有

大臣之事親有小臣之事親出車之南仲周之大臣也

故其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次章曰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若情所當已而義不容已者有溢於忠愛之思

焉北山之士子周之小臣也故其詩曰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其次章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若義所當已而情
不自己者有缺於孝養之意焉夫作詩之旨同也而立
言之體乃互殊若此文龍間關萬里博升斗之祿違侍
二親十年於茲奉職無狀至於黜辱上無益於清時下
無以逮事於家豈所謂義當已而不自己者耶迺聞中
丞之事其親也拜命之日亟欲詣闕陳情以母老辭太
夫人止之曰吾聞安世之母以報國勉其子方今國家
多故正臣子効忠之時吾行年八十而頭未童齒未豁
精力猶健不宜以私廢公汝其行也夫中丞國之大臣
上承天子之麻命內秉太夫人之義方而猶遲徊瞻戀

至義不容已而後拜受請行若文龍者廢斥之小臣耳
自維朽質未有兼人之長猥以粗習邊事荷中丞維繫
之雅揆之於義誠未敢以卽安是以不憚重拂厚命行
將膏車秣馬告歸里門稍遂烏私之慕會際我中丞太
夫人八秩壽辰因淹留門下敬獻一觴藉分中丞錫類
之榮私冀他日者上侍康寧膺受多福吾父吾母皆拜
太夫人之嘉貺而文龍亦得於定省之餘簡書載出步
趨省府追隨羣公之後以翊贊宣猷其時太夫人之春
秋益高中丞之勳德日益懋將見大臣歌天保之章而
小臣亦賦皇華之什豈唯文龍一人之私慶抑亦我邦
家之光也猗歟懿哉